

《藝術風華》

方寸天地有大美

——黃嘗銘

家庭、工作、人際的群我關係，
甚至國家政治、歷史王朝，
層面再大，也還是印面上那個「整體和合」的講求。

◎潘煊／文

◎黃嘗銘／圖片提供



五

十年代，一間小學教室裡，學童們自己的小小圖書館成立了，其中一位小男孩，被級任老師指派管理借閱工作，一借一還的手寫登記，說來並不煩重，但卻反覆，小小管理員念頭一轉，他拿起小刀片和橡皮擦，仿著街頭的刻印師傅，刻了一個「還」字，雖然粗糙，但這「還」，就「還」出了一段藝術生命的伏筆。

小男孩那個靈機一動的「念頭」，早在紙張發明以前的中國社會，就在人們的腦袋裡轉動了，懂得使用印章，似乎是中國人宿有的天賦，當時人們捲好簡冊，繩子一紮，結一打，結上扣住泥團，這時印章就用上了。金或銅所鑄刻的印章，往泥上一按，自然風乾之後，簡冊一路遞送，完整無損的「封泥」，也就保障了彌封徵信的效用。

印章，是這樣源起於人們生活中的，並且跟著文字同步發展，商周時代的大篆，生動活潑，秦時的小篆，伸屈自如，兩種篆字都是印家必修，人們刻著刻著，刻了幾千年，它自成一門藝術了，被稱為「篆刻」。

第一個名字

因此嚴格說起來，小男孩啼聲初試的「還」字印，還構不上篆刻的標準，用刀刻字的遠古傳襲，只先在那稚氣的心湖上，盪開一個小波。直到男孩念高

中了，一位同學所擁有的石刻印章和篆刻刀，當頭照眼，這才真正掀起他心底那刀、石激撞的熱潮。

男孩與源遠流長的金石情懷，聯繫上了。

當然是興沖沖向同學借來那把篆刻刀。有了刀，石呢？沒有石，那就把練書法的硯拿來權充一用吧。很快，石硯四周佈滿了字，「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字是一筆一筆刻了，可憐那刀卻一點一點鈍了，同學催討，不知如何向人致歉，只好紅著臉，還了。

偶然在美術社買得兩方「泰來石」，這會兒，篆刻用的石頭有了，但刀呢？木工雕刻刀還可以吧，就這樣，他握著生平第一方印石，一端是姓，一端是名，兩頭刻出了原樣的自己——黃嘗銘。



第一方印石——黃嘗銘

指路給我走

民國六十二年，黃嘗銘正在大學裡念著土木工程，頂著一個理工科的腦袋，他仍有著溫儒的文人心性，大一結束，他參加書法研習營，親炙了篆刻名家王北岳先生。

因為王老師，這一年，成了黃嘗銘生命史上的轉捩年。

這一對師徒並不是朝夕相處的，一南一北，靠的是長時的魚雁往返。一到寒暑假，黃嘗銘便帶著平日刻好的一大批印，來到老師門庭，老師一方一方細細看著，知道這孩子這段時間又進展到什麼程度了，就叫他去翻書、去查資料，到浩瀚深闊的歷史淵源裡，去看前人的風格，去汲飲各種流派的芳醇，他要黃嘗銘開闊地多方奔馳，然後再回過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羸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火藏於己必惡其不出於身也不為己是故謀聞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莊敬自強震震不驚慎謀能斷

頭來，看自己的內心。就這樣，一寒一暑，一年一歲，黃嘗銘站在老師身邊，讓背後湍湍作響幾千年的璽印傳統，長河一般流洗過心靈，兩漢印文的盤整，爲他紮下堅穩的基礎；晚清粵派黃牧甫先生的平中寓險，讓他領略了對立中的平衡；浙派西泠八家的剛健婀娜，豐富了他的視觀；之後是吳讓之、趙之謙、吳昌碩等諸位晚清大將，都是他尊崇的學習對象。「王老師不是牽著我走路，而是指路給我走。」浸浴在歷史的長流，老師雪亮的心眼，便成了一盞燈，燈火高懸，前途深遠，抬起腳，就一路走去吧。

走著走著，黃嘗銘路走多了，「方向」逐漸從自己的心裡伸出來，「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派始逼真」，篆刻的滔滔萬流，沖激進他的生命之後，在他身上，盪出新的潮音。自民國七十三年到七十五年，他連續三年獲得全省美展篆刻類的第一名，民國七十五年又榮膺全國美展篆刻首獎，七十六年，一套「唐人佳句印譜」，爲他贏得了國內藝壇的最高獎勵——中山文藝創作獎。這潮音，盪得真是高亢啊！

四方奔瀉而來的是掌聲，他心裡卻起伏著一個轉折性的心聲，他向妻子說，他想辭去公職，專事篆刻。

妻子滿心支持。

人總得爲後世留下一些有用的東西



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派始逼真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



楊柳散和風，青山澹吾慮



印面照片



此時無聲勝有聲

吧，妻子完全信任他的才學，至於現實的考量，有什麼好耽憂的！當黃嘗銘把十年令人艷羨的電腦工程師一辭，她也能每天快樂樂樂地看著黃嘗銘在篆刻園地裡，深耕一方一方的石田。

生命就此轉了一個彎，日子走進一種單純的豐富。

單純是，幾乎事物都與篆刻關連著。

豐富是，從這個單一的入口深進

去，篆刻的天地多麼龐濶。

澈頭澈尾的美

一方印石的美，是澈頭澈尾的，不單只在印面一端，印身四週的邊款，題記著篆刻當時的種種因緣，文情並茂，可詠可讀。有了邊款，印文也就有了情節，印石也就有了人事物交會的溫度。

對於以刀爲筆，在邊款表現書法的輕重緩急、姿態韻律，黃嘗銘是很用功

的，他在一方「勤精進」印章的邊款裡說：「業精於勤荒於嬉」，證之於他的刀筆渾融，那功力，其來有自。

邊款刻好了，墨拓下來另是一份可觀的美。傳說，有一種既黑又亮的「烏金拓」，還流傳著，為了一探究竟，黃嘗銘趕赴香港、大陸，在親見當地印人技法後，足足以一千餘方邊款自我磨練，終於，掌握到個中竅門，墨拓成了他的一絕。

同為重要一環的是「印鈕」，那是印面另一端雕琢的立體造形，飛禽、走獸、花鳥、魚介，莊重地蹲踞印首，豐盈了印石的整體美感。黃嘗銘投身其中，一鑿一挫，自我摸索，在國內，集篆刻、雕鈕於一身者，除了他，恐無第二人了。已故印石收藏家張心白就曾讚歎：「黃嘗銘的鈕是可以傳世的。」



一期一會
世事皆緣
同情同境
不會重生

辛未年仲夏
張心白記

「一期一會」印拓放大及題辭



伏鸞鈕



象鈕



邊款照片

用石頭寫日記

篆刻是藝術，當然，更是生活。
自初識篆刻，生活的點滴，黃嘗銘習慣讓心思感悟，流動在石頭上。他的日記，是石頭做的。

有一日，到竹山遊玩，登峰攬翠歸來，三天後一方印刻出來了——「小半天觀雙瀑」，小半天是一處地名的舊稱，他在那裡尋聲覓源，飽覽了兩處懸泉飛瀑。想來這一趟山水遊觀，過程必然幽奇，印身題滿了邊款：「……珠簾直掛山壁，其聲嘩然拍然，盤膝而坐，聚神凝思，渾然而忘……」忘我之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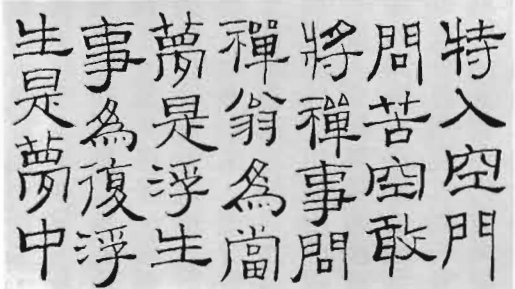


「小半天觀雙瀑」印文及邊款

印石為他記住了。

有一些時候，他地向相知相惜的妻子表達內心情意，用說的，似乎太露，那就用刻的吧，於是「小倆口」、「思無窮」、「相思欲寄無從寄，刻個印章替」，語短情長湧入妻子心上，深情深進石頭裡，是金石之盟，可昭日月了。

有一年，印壇前輩李猶老師作壽，作為一個後生晚輩，如何向老師祝福呢？那當然是用「印」囉！黃嘗銘便刻了一個陽文印——「春風生福壽」，妙的是，這印竟然沒有邊欄，個中藏著什麼玄機呀？邊款上就說了：「李老師嘉公八秩榮壽，謹以無邊章法刊壽印一



「浮生若夢」

方，一賀長壽無邊，二誌師恩春風和煦。癸酉夏，生黃嘗銘拜祝」。這方印還真風趣呢！

有一次，他深深感受到微笑的重要，便刻了一個大白話的印——「常帶微笑」，印文雖然清淺，但邊款卻透發佛法精神：「因為微笑是心中歡喜的表露，有了歡喜，心中自然沒有瞋恨，所以世間最美的是微笑，最好的供養布施也是微笑。」

有一個因緣，來自於他寫《泰山石峪金剛經》的書法時，由於不懂經文，便去讀經、識經，進而刻經。民國七十五年初夏，他開始了金剛經的篆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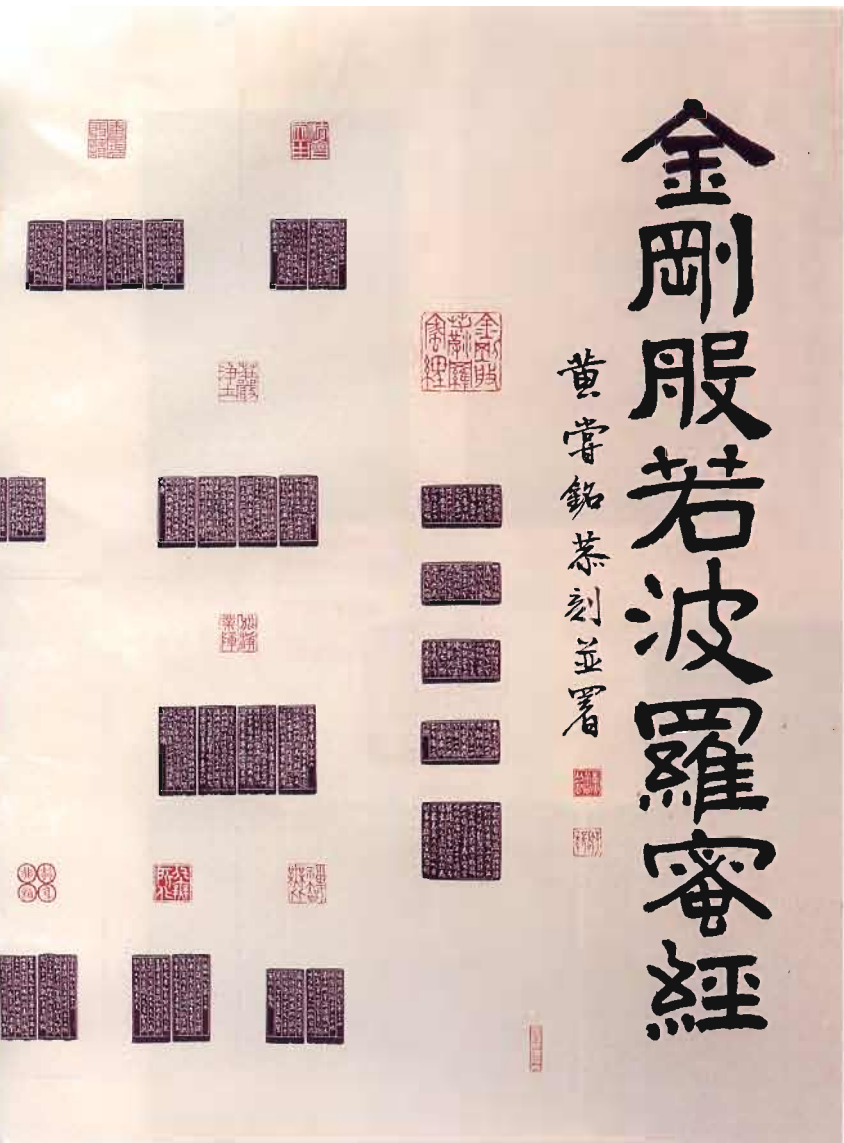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



金剛經原石照片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

黃嘗銘恭刻並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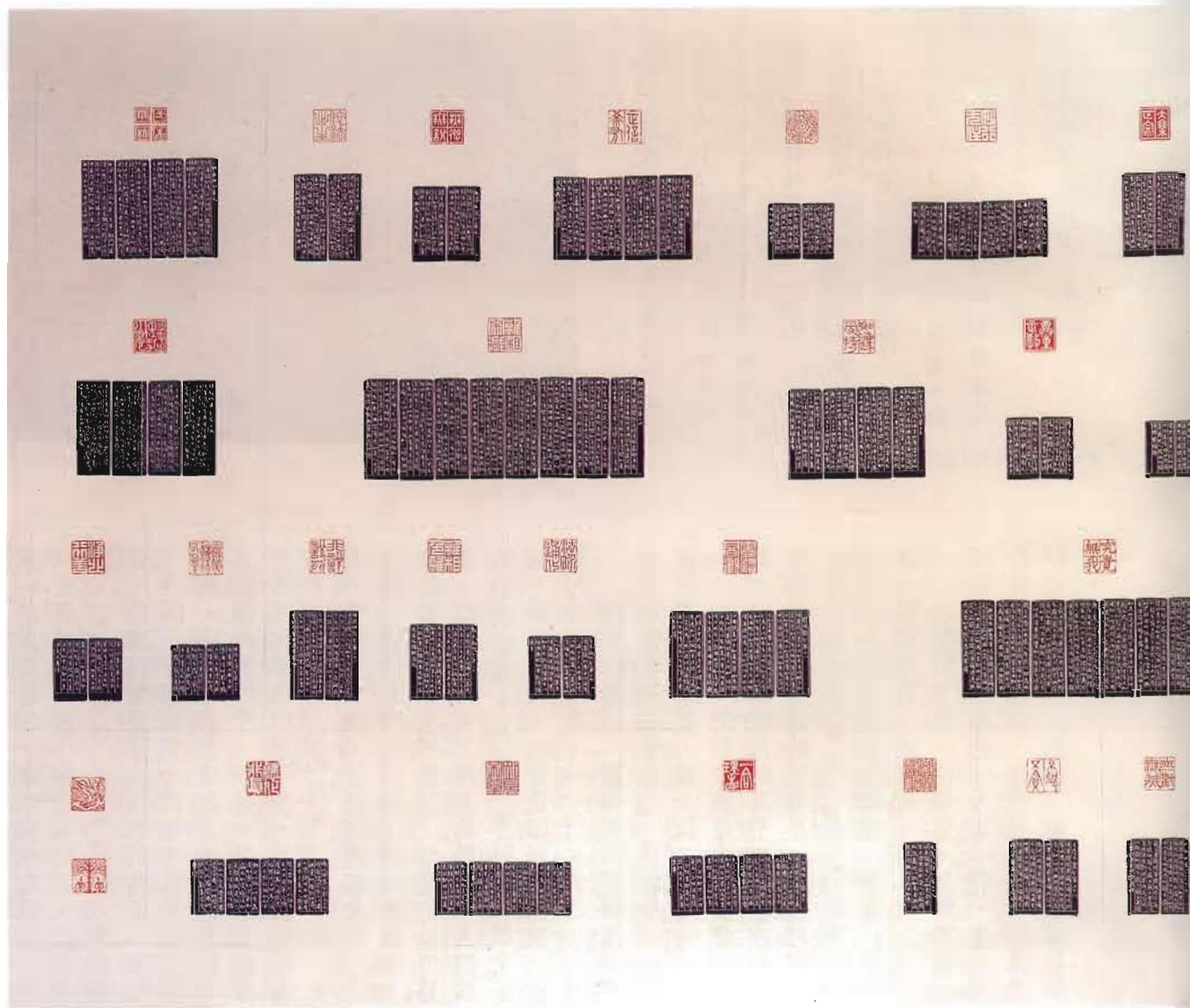


刻經的法門

全卷三十二分、全文五一七六字的金剛經，對黃嘗銘是一次大挑戰、大進展，如何將五千餘字的內容，收納在三十二方印石的邊款裡？如何安排印面，使三十二分的每一分名都具莊嚴面貌？如何規劃印石大小，以避免刻面不足或過當？這不僅是恆心毅力的考驗，更是自我修持的內心工程。費時六個月，金剛經刻完，印譜初版問世。

發行不久，有一天，一位清瘦的中年居士，叩門來訪，說是看了黃嘗銘的《金剛經印譜》，特意下山來的。兩人雖然初見，卻也聊了許多生活事，其中，居士提到了黃嘗銘小孩的誕生，是來自刻經的一種福報，黃嘗銘一回想，不無契合。他與妻子結婚多年未孕，多方求醫仍無消息，卻在刻經第二年，就是他們婚後的第八年，意外得子，這個玄妙因果，至今始終在他心中迴旋。對於刻經，黃嘗銘說：「多年來，確實得到不少回響，甚至有讀者為我作了詳細校對，仍能在十校後的經文中挑出一個錯字，實在感激不盡。刻經讓我收穫很多，也曾因為版權的問題，而意外得到一筆小財，緣於取資於經用資於經的理念，我也曾將之再版分送到各精舍禪院去流通。」

民國七十九年，除夕前夕，黃嘗銘



金剛經印屏

的父親突然腦溢血陷入昏迷。在加護病房裡，他守著父親，想起一向寄情寫心的印石，此刻，就以此為父親祈福。在病榻前，他刻了兩通「心經」，經文入石，虔誠化入時空，父親延宕多日的病情，果然有所轉變，終而往生極樂，不再為生老病死所苦了。

堅硬的石頭，在這裡，綿軟地牽繫了這對父子最後的人世情緣。

為父親守靈期間，黃嘗銘發願篆刻超渡往生的「佛說阿彌陀經」，回向給父親，他茹素誦經、虔心靜慮，兩週之內，在十方印石週身刻下一千八百餘字的經文，十種不同風貌的「阿彌陀佛」就鐫刻在印面。

之後，「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以兩個多月的時間，在民國八十一年初完成，邊款上他記述了刻經因由：庚午年初春，先父與世違，余守靈期間，發願刻得《佛說阿彌陀經》一遍也。因緣而淺涉經義，於阿彌陀佛之思想精神及西方淨土極樂世界，略觀概廓，進而更多參閱無量壽佛經等淨土諸經，而深信阿彌陀佛所發重誓願即是淨土法門之精義所在，遂再萌篆刻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之心願。……

篆刻，於黃嘗銘，儼然是一種形式別緻的修行法門了。

「我讀經、刻經，最大的感悟是不執著，對藝術而言，那是一種『不執一



佛說阿彌陀經原石照片

佛說阿彌陀經一卷秦羅什所譯
為淨土三部經之一此經界說西方淨
土依正莊嚴等事令人播持名號一
心不亂即得往生

予昭賢弟於公表之期黃嘗治石刻此全
文古人以印石刻於三十四周亦僅一二方
已屬妙見今予昭以十石四丁而成此鉅
林其佐者之心與度篤之意殊難得也觀
竟輒書數語以誌欣異

李猷書九波言 龍洞老人識

李猷先生題佛說阿彌陀經印作

家』的創作啓示，所以到現在為止，我一直覺得我的創作還沒有定案。反過來講，刻印這種在方寸中迴旋天地的藝術，也讓我看到了去我執的啓示。譬如一方印石有四個字，四個字本來都是個體的，它們不必然是融合的，甚至根本上就存在著排斥，但是，怎麼樣去協調空間，在矛盾中求平衡，就得靠明慧心了。生活不也如此，一個家庭，先生、老婆、小孩，每個個體都會有一己主觀，如何維持夫妻親子的和諧融洽，靠的無非是相互的體諒、恰當的進退協調。以此類推，工作上的開會、人際間的群我關係，甚至國家政治、歷史王朝，層面再大，也還是印面上那個『整體和合』的講求。」

持衡的觀點，讓黃嘗銘開闊而平和地看待身邊的種種發生，他談到了一位跟他習印的學生，是一位「大哥」。

「大哥」的形象總是令人畏懼三分的，一個氣勢驍烈的身形虎虎坐在教室裡聽課，黃嘗銘的感覺是：「很好啊，他願意來學習篆刻，我當然很樂於教他，而且他對老師很尊重，學習也很認真，經常刻到三更半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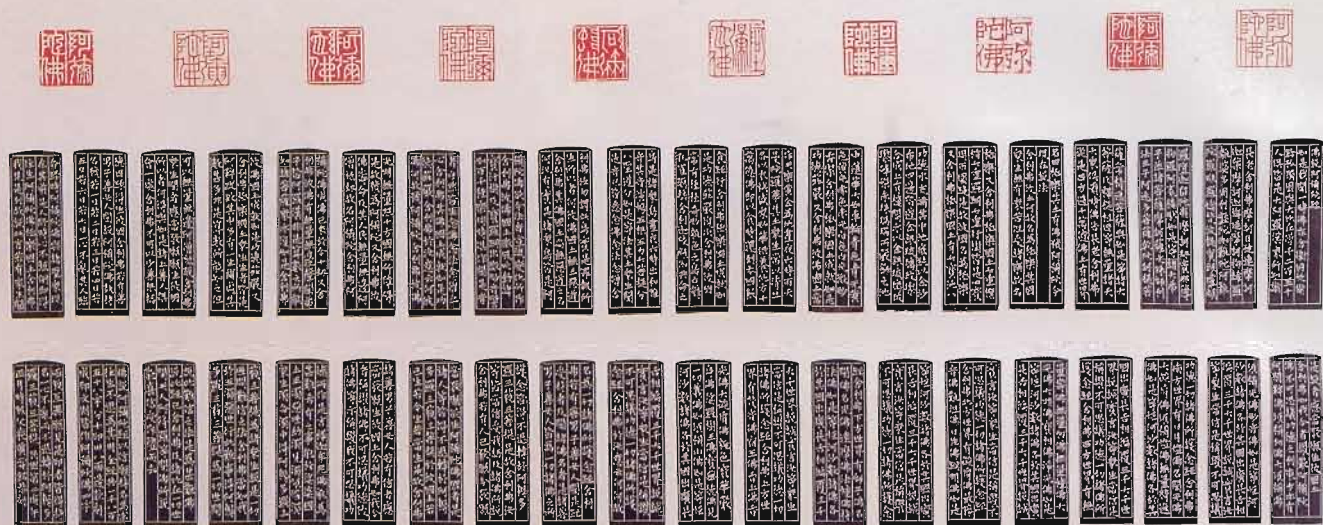
之後來了另一位學生，是輔導員，輔導的是在綠島的「大哥」們，這也令黃嘗銘印象深刻，這世界，真的經常是存在著相對的，然而，總也能在某些點上，找到平衡。

運動，是黃嘗銘專注工作之餘，平衡身體壓力的方式，爬山、打球都是他喜愛的，而平時，他另有每天的定課，那是在黃昏時分，到中正紀念堂去爬樓梯，花上一個小時往返爬個一千階，運動效果大約就達到了，雖然戲稱自己彷彿隱居於大都會，都會的建築物仍能為他提供健身的方式。

也由於能充分感知生活的簡純之美吧，在人生的黃金階段辭去工作的黃嘗銘，幾乎也沒有什麼大煩惱，「這條路我是無怨無悔的，可以完全放心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是生命的大享受。」



印石之美兼有賞玩珍藏的價值



當篆刻遇上電腦

黃嘗銘爲自己的生涯作了規劃，四十歲之前，創作；四十歲之後，學術研究。如今，越過了這道分界線，他一頭鑽進滿坑滿谷的理論資料裡，長年累月與他朝夕對望的，是電腦。

理工的頭腦、藝術的心腸，他把古老的文化和尖端的文明，串連起來了。他要做的是，印學資料庫電腦化建檔工作。

「當篆刻的成長，從單純的技巧，進而轉入對理論或周邊資訊的需求時，篆刻就不再只是一枚印章而已，置身在承上傳下、會古創新的當口，許多人經常爲了一方印象中的印章，而翻遍了書架上的印譜，也常爲了一段篆刻論文，找遍了有關的書籍或雜誌，花費的精神時間，佔掉了大部分的思考歷程，而且每個人都在重覆別人有過的經歷，整體而言，實在很不經濟，因此，印學資料庫的建立，就顯得十分重要了。」

黃嘗銘認爲電腦科技可以爲文化傳承幫上大忙，「資訊蓬勃是我們的時代背景，如果沒有善加發揮這樣的時代功能，是我們辜負了大環境的給予。歷史上之所以有許多印章得以流傳下來，就是因爲每一個時代，都有一些傻瓜，在做一些需要傻勁的整理工作，同樣的，到了我們這一代，也必須有人去蒐集彙

整，透過資訊轉成數位式的資料，才能傳之廣遠，也才算完成了我們這一代的任務。」

這個任務當然絕非不可能，但科技的支援之前，決心的下定似乎才更重要，因爲建立印學資料庫，資料的浩瀚繁重，時間的長久持續，不是三、五年就可達成，「民國八十二年秋天，我下定了這個決心，至今四年來，資料庫裡已有了一千多本書的上萬筆文字資料，以及二萬張圖片，這真是一個不可收拾的工作，」黃嘗銘笑了起來：「原本只是一個小小的目標點，一深入進去，發現每一點都有旁徵博引的衆多發展可



印學資料庫的建檔是現階段最投入的工作

能，思慮就必須越來越周詳，將來能發揮的效用才會越豐富，這個資料庫也會有各種不同的取用角度。學術的經驗傳承，有了科技的累積，後人就不必再重頭開始。」

真好，當篆刻遇上電腦，喜愛印章的人，乃至於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文化，有福了。然而，總得要財力物力的投入吧，經費那裡來呢？

黃嘗銘仍是朗朗笑著：「先得靠自己，目前當然無法成立一個團體來工作，那就自己一點一點慢慢來。建立深入的資料庫，這是將來整個社會勢必要完成的，目前國家文藝基金會給了我一筆補助，但光是那幾百萬字的打字費，就用完了，將來第一階段完成，發表了，如果有企業團體來贊助，是最好不過的。看機緣吧！」

每一個來到黃嘗銘門前的人，一定會被抬眼即見的對聯吸引——「已收印家數千人，還錄篆刻數萬方」，會心一笑的同時，主人對印學資料庫念茲在茲的心聲，令人印象深刻，他明白告訴著，在這個屋子裏的一部電腦裏，已經收進印家幾千人的資料了，往後還要繼續集錄的篆刻，尚有數萬方，龐大的工程、龐大的期許，索性他就把自己的工作進度，直接張掛在門楣上，完全與自己的生活貼合，彷彿是對自己耳提面命，每天進進出出，無時或忘。



真微書屋

真放在精微

浩繁的工作，必須有耐煩的脾性，黃嘗銘認為，精到、細微是絕對必要的工夫，有了精微的累積，才有可能放達四海，去作廣大的包容，藝術境界的提



流露主人心的對聯

昇如此，電腦資料庫的成長亦復如是。「真放在精微」，是他的生命哲學，貫通了所有藝術創作、學術研究乃至人生境界，這是蘇東坡的名句，王北岳老師寫成橫幅，懸掛壁面，是黃嘗銘的座右之伴，上下取字「真微」，也就成了他的書齋名字。

在這座「真微書屋」裡，彷彿所有的流動，都是金石情懷的衍生，人情的、事業的、物象的，都以篆刻為主脈而向著四面八方去延展，印壇前輩王壯為先生，在一幀題辭裡稱譽黃嘗銘：「有古有今，有人有我，短鐵塊石，肆不忘妥」，說的是他的藝術風格，但不也就是他的生活風貌嗎？古老的篆刻，現代的電腦，迴環連繫的人情，深入內在的自我精進，透過短鐵塊石，都在黃嘗銘的藝術生命裡，穩實安立了。